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黃　浩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强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

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冑用
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决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
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
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
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
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
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冑患之以汝愚之門及
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

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觧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揺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頼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

元惡須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説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二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絃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絃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

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
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
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
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
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
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

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

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
生喬嚞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
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
為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
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闚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
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
俱絀澹還為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以免相復
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

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
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吴曦賄通時宰
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
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
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
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

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
權奸斥逐善類主偽黨之禁賢士為之一空其後更化
凡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
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為太學正守太常博
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
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封事言前日
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宫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

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閭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携貳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

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来各保疆埸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涖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挠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

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鷄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

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荊襄池陽之師下泝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為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追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稟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

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令因一介行人而廢之
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
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為不可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
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
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為事
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
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

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閒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禧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踐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忽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内真氣内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

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湯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

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劒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

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
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
汝翼實名亂者移檄罷兵乃遐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
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
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蔓
路豪族又且首為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
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

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栗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既而汝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栗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栗身為帥臣擅格上命鐫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栗累更事任清介

有聞復直寳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秘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為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

希孔孟歴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釆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𢿱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説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官除郎而輒懐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縁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

日考覈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剏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槩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

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横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為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絶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盖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閌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録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録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刋正繆妄一一研覈

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為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究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徳幾其自新而

歷載臻兹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毁譽舛迕流
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
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
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狃于國之寛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
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
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
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

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賛人才也迺人人各為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録院修撰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宫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専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强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

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侂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名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强再拜次名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没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録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府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

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剌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强所貯一夕為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㧊國用司自為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

國事常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思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强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强戒使勿言侂胄乃决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强自强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强實為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

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芘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

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
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
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為慶元
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
尚寛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
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

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
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
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鋭志恢復羣臣
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
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
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頽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為監察
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
欲引見鏜為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

使之来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来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来緊北朝之恵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逺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徳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

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

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名為刑部尚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為左丞相當是時韓侂冑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冑者往往沉滯不

偶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佽冑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予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為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冐節鉞為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佽冑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甍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

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頴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缾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為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

郎廟才調崑山丞為浙會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名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楞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駔獷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鋭静退簡黙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

而已挫抑於是趣時狥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来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

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禄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驀越五官而轉遥郡僥倖一啟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

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為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

閤待制知建康府侍御史中丞蕙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憲貪墨縱横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為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為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

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
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
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
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
不可以言去名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
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

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訖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恵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

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
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
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
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
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
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
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耻者謂之朴實陛下得
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

軍罷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名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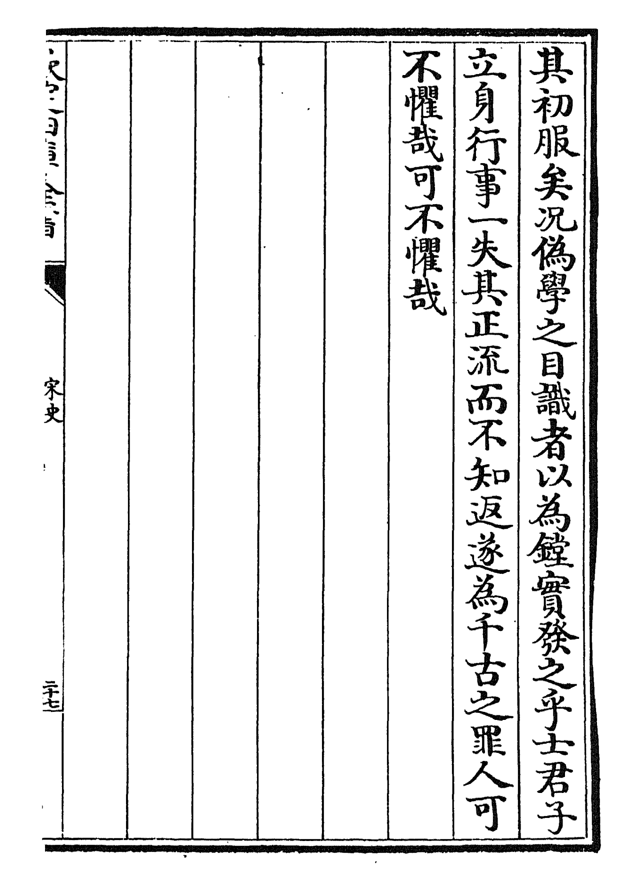
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賫尚書
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
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
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金
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
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
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

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
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
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
書兼江淮荊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
葵將按之汝嘉聞紿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
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
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
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

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海制置使吏温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為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搆善類亦何憚而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韓

侂胄設偽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誘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强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伏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


其初服矣況僞學之目識者以爲鍠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

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

冠末等投贄謁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温州教授為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秉與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

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名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强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綱紀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詖禁為不得已凡有拂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縁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

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

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冑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冑

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宫觀龜年除待制與郡綸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綸遷為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副綸為館伴以綸不附已深嗛之侂胄誅詔起綸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綸年過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跡視綸

日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丐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録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為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為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

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之城實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爭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名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大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

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姓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盖言成人畏子皐之来方為制服其服乃子皐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来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

監榷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

名為吏部郎中四遷為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

紹興府甫一歲召為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

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

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荊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

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

奇前官虛羡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

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榷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

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毁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鑞錢重褚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説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

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来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

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宫薨贈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衢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刼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閲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

彦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彦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彦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凛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强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名監都

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户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録院檢討官崇政殿説書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

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令軍將得以賄遷
專事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
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
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
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謚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
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

求言夏時知贑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内省黄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名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名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為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

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来歸夏言荆襄两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乗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乗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将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壻强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名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

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曽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彦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已三十年来闕者全壊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

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

步閭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薦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来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諧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

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闕佗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

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
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
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
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
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為屬入為太
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
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
庭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

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决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决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

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譏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

才也入為敕令所删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
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
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
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絶意禄仕淳熙十五
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
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
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所嫉檜

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删定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

討官史浩黄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名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来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凛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

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為樞
臣張燾言覿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
日將不可去燾遂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
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
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
陜辟為幹辦公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畧中原
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
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

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名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名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

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
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及三朝史未就詔
游權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
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
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
其晚節葢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

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刼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名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師張

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縳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顔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

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况名分地界

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客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
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
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
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
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
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
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

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

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柟

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彊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

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

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

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

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

城乃獲全山東初内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遴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賔客滿其後東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嚴實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賔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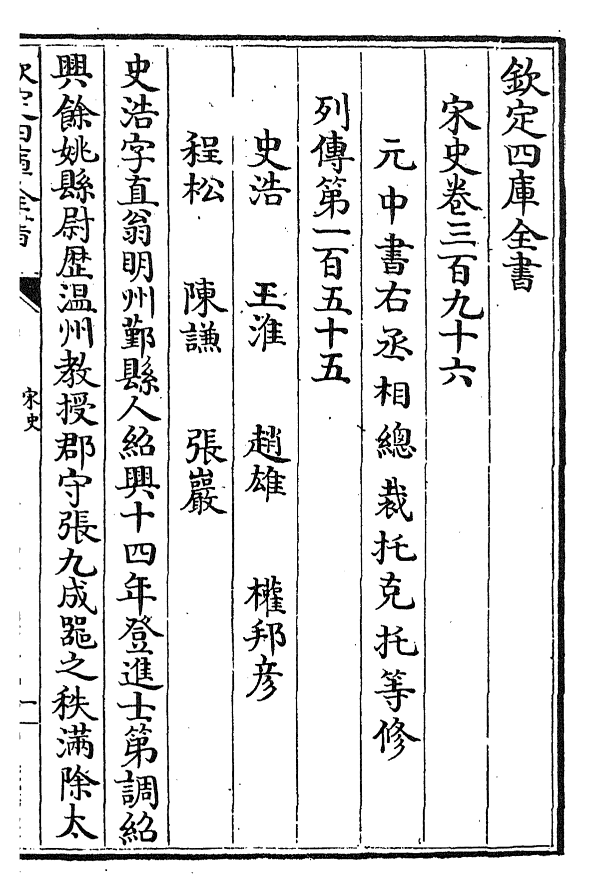
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辠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為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

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顔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冑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冑已誅和議遂决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冑首以起居郎許奕為通謝使柟為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冑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

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枘不掩人揚已多之
守軍罷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
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媿其先任希夷請
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
其有為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為韓侂
冑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
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枘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

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彦

程松　陳讜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

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

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

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寢踰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

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
穡名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
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
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
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
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
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
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

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内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鋭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名者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讙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狥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鬨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鬭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

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畧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

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

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

嘗毁浩曰御豈以徳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徳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内制上曰濟非議御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寛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頴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

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
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
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
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
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
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揞克結權倖皆劾罷
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内有三正心術實慈儉去壅蔽治

外有四固封守遐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
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
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
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啟邪
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
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
尋名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
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

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猺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

彥額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置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

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
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
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
盡蠲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
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
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
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
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

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頴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恵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恵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

若予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救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嘗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

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竒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遯者以聞上夜名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

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鬬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畧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毋憂去淳熙二年召為禮

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内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

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名不出雄請出以外郡
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
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
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
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
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
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
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

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

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
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
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名
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
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
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州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
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權邦彦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

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為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名為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鐫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荊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

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
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
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絶貶二秩俄除寳文閣直學
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
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剗盜張琪殘徽州邦彥
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
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狥國家
之急比年如權邦彥美仲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

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名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三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畧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

其力寛民先節其用朘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内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賛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彦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彦五罪三疏不報邦彦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争先安

可隨應隨觧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

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

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

疏第畧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

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行為後

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

森吳曦使北松為傔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

時松知錢塘縣謟事曦以結佖冑佖冑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佖冑意觧復名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佖冑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佖冑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貟決流嶺南松滿嵗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佖冑曰松壽佖冑詰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

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佗冑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吳曦副之尋加曦為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

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益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買舟稱曦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

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泆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謫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録勑令所删脩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鎭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令顧出綱下

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蹈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徭加直煥章閣除户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讌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為盜讌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爽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

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壯岸命士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冑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冑為我王士論繇是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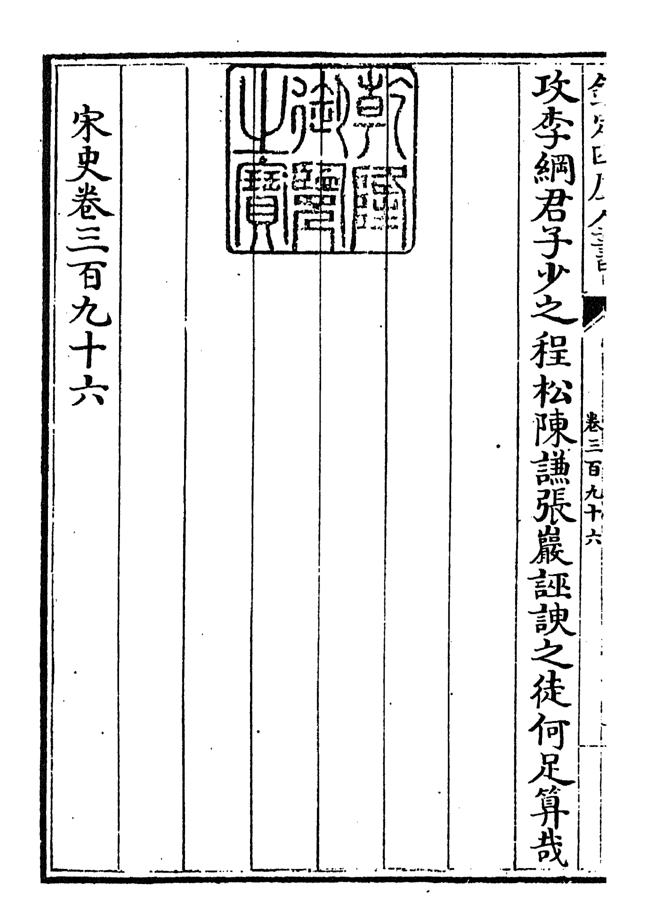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熙末渡江居潮州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

史與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為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胄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

川陜戰屢衂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佹冑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為偽學之禁毒痡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

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讜張巖誣詆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